

“四川自贡荣县被称作‘诗书之乡’，陆游曾摄政荣州（今荣县），在《入荣州境》一诗里他写有名句‘其民简朴士甚良，千里郁为诗书乡’。

陆游何止仅仅称道荣州，他的荣州诗词中还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我们不妨循着陆游摄政荣州的足迹，探寻一下诗人留下的难得的文化遗产。

摄政荣州 陆游从未泯灭报国之志

□钟学惠

壹

荣州任职70天创作诗词31首

陆游（1125年-1210年）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南宋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12岁即能诗文，但功名之路却颇为坎坷。29岁时，赴南宋首都临安（今杭州）应试，因居秦桧孙子之前，且不忘国耻“喜论恢复”，在复试时被除名，秦桧死后8年才赐进士。因他始终坚持抗金恢复中原，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排挤。45岁入蜀任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通判。48岁时，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，被召至南郑（今属陕西省汉中）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（相当于军事参谋兼管法律事务），往来于幕府和抗金前线，经历过渭水强渡和大散关遭遇战。王炎去职后，陆游任蜀州、嘉州、荣州代理通判、知州等职。其后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。

陆游于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冬月初到荣州，次年正月初十离去，历时70天。其间创作诗词31首（见《剑南诗稿》《渭南文集》、钱仲联《逸稿补遗》和《陆游词集》）。结合诗人生平研读其荣州诗词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尽管这些诗词在陆游一生的创作中占时短、数量少，但在题材内容、思想情感等方面却十分丰富，有着经历和处境下的特殊内涵。从他的《入荣州境》到《别荣州》等诗文中，可见诗人的满腹心事、悲愤情怀、炽热憧憬和他对荣州山水草木的无限深情。

陆游的荣州诗词，宣泄冷落天涯、孤独途穷、报国无门的苦楚，也写尽荣山旭水秀丽景色。

贰

荣州诗词中的爱国情结

在荣州期间，是陆游一生中频繁调职、也最受排挤的时候。

陆游入荣州时节，是冬天。他的《入荣州境》云：“一起一伏黄茅冈，崔嵬破丘狐兔藏。炯炯寒日清无光，单单一日行羊肠。”诗人眼中的荣州山丘有些凄凉。陆游赴荣途中，当天没有赶到州治荣城，而是投宿于赖车驿（今荣县来牟镇）。“孤灯照影听初鸡，揽辔情怀倍惨凄。雪作未成云意闹，茅荒无际客魂迷。触寒手指藏犹裂，畏险图书弃不携。老去有文无卖处，等闲题遍蜀东西。”《赖车镇前行》一诗深刻描绘出诗人为赶到荣州赴任因担心路途艰险，不得不将随行图书留在赖车驿的无奈。

再者，荣州的地理位置在蜀南，比之成都、蜀州、嘉州，算是最远离寄托他壮怀的南郑抗金前线。其实荣州毗邻嘉州，两州州治只有百余公里。但在陆游的心理距离上，荣州十分遥远，《入荣州境》说：“渺然孤城天一，传者或云古夜郎”。陆游诗词中6次以“夜郎”称荣州，还相应地用到“瘴烟蛮雨”“穷山孤垒”“鬼门关”“云山万叠”等语搭配，自寓其冷落天涯、孤独途穷之意。

陆游在荣州虽有“叹老嗟卑”（《岁暮》），但并非意味着他消沉不振，而恰是他“恐年岁之不吾与”，担心不能再建功立业，



陆游像。



虎洞

即便身处绝境，仍满怀爱国豪情壮志。在《甲午十一月十三夜梦右臂踊出一小剑长八九寸有光既觉犹微痛也》中，他竟然梦到利剑从臂上踊出。诗人融合历史传说和前人诗意，运化自家胸臆，宝剑从臂中踊出，可见渴望报国之志之强烈！

陆游在《自唐安徙家来和义出城迎之马上作》诗中说：“身如林下僧，处处常寄包。家如梁上燕，岁岁旋作巢。岂惟人所怜，顾影每自嘲。眼看佳山水，不得结把茅。造物困豪杰，如视饿虎哮。要令出精神，感激使叫呌。颇思投笔去，走马盘云旂。三更冒急雪，大战梁楚郊。”一方面，诗人感叹自己如“林下僧”“梁上燕”漂泊迁徙、居无定所，另一方面又以“豪杰”“饿虎”自比，被困荣州仍在渴求与敌人战斗，时时盼望国运好转，能为国所用。

在《龙洞》一诗中，诗人期盼“一朝偶为早岁起，卷海作雨飞霹雳”。

通过前述诗歌的解读，我们不难看出，陆游摄政荣州，虽身心俱苦，但从未泯灭报国之志。

叁

赋予荣州风物的文化内涵

陆游荣州诗词中，有大量关于荣州自然人文景观和荣州风物的描写。他在荣州诗词中提及并赋有诗词的自然人文景观有龙洞、虎洞、啸台、横溪阁、高斋、西楼等。这些景点多有开发利用价值，可惜除啸台附于大佛寺而残存外，其余景点大多



啸台

或被居民占用或消失于无形。

啸台，位于今荣县大佛寺半山腰，天然生成一长方形观景台。在此登临可穷目千里。相传黄帝之子玄器打猎时在此小憩，是为“器台”。又传魏晋名士孙登来荣，登台长啸，其声悠扬，如凤凰之音，故在北宋称此为“孙登啸台”。清末荣县翰林赵熙篆“啸台”二字刻于崖壁。此为荣州十二景之“啸台游赏”。

在陆游的诗文中，啸台在“富义门外一里”。宋代荣州富义门即荣州城东门外；出东门外一里之山叫东山，又称大佛山、真如崖。“客中随处闲消闷，来寻啸台龙岫。路敛春泥，山开翠雾”（《齐天乐·三荣人日游龙洞作》），“水绕山围，烟昏云惨，纵有高台常怯登”（《沁园春·一别秦楼》），“明朝日出春风动，更看晴天万里开”（《登东山》），“脱尽利名缰锁，世界元来大”（《桃园忆故人·弹指倾浮生过》其三）等佳句，说透了此处风景独有消苦解愁之妙！

宋时啸台背山面水、山上苍松翠柏、浓荫蔽地，故诗人有“松阴枕石放吏衙”（《初到荣州》）的诗句；面对旭水河碧波荡漾，一叶轻舟点水飘然，岸边垂柳迎风摇曳，到陆游笔下，化成“啸台载酒云生屐，仙穴寻梅雨垫巾”（《别荣州》），“浣花江色绿如黛，春风艳艳浮轻舸。行当系缆柳阴下，仰听莺语倾香醪”（《斋中夜坐有感》）的优美画面。

龙洞，亦称罗汉洞，位于荣县大佛寺旁山湾内，紧邻啸台。洞口峭崖摩天如立壁，崖壁有唐宋造像和题刻。陆游题有《龙洞》《暮山溪·游三荣龙洞》《齐天乐·三荣人日游龙洞作》等诗词。

虎洞，位于荣县城东北约1公里处。当地人讳称虎为猫，故虎洞又名猫洞。该洞依其形状似虎口、洞前山丘形似虎舌、洞后山势形似一尊剪尾而卧的老虎而得名。清人赵熙书尺大楷体“虎洞”刻于洞旁石壁。陆游在《虎洞》一诗中曾作这样的描述：“空山秋高木叶黄，茫茫百草凋秋霜。透迤深谷白昼静，群鸦竞噪众鸟翔。洞中有虎何猛烈，牙如利刀爪如铁。奋髯掉尾初出穴，昂头四顾吐其舌。双睛忽动飞电回，层崖长啸阴风来。”历史变迁，乡村旅游兴起，虎洞现已辟作一座名为“虎洞山庄”的休闲场所。

横溪阁，位于荣县城北耸云山南麓两江汇合处。因坐落在双溪汇流形成的一个美丽半岛上，又叫双溪书阁。据《宋史》和《荣县志》记载：北宋元丰末年，

王梦易罢官回荣州，仿效陶渊明在家乡双溪河畔筑“归来亭”。苏东坡曾在此辅导后学，因此归来亭又叫东坡讲学亭。王梦易之子王序官至徽猷阁直学士，致仕后，又在归来亭附近建书阁，内藏皇帝诏书和赏赐的书籍，以此夸耀。书阁坐北向南，横于两溪之间，在宋代叫横溪阁，昔时此处三角沙汀，松竹并茂，腊梅满地；水边桃花杨柳，古树参天；溪内水波荡漾，渔舟唱晚。陆游钟情于此，几度游赏，赋诗饮酒，留下《晚登横溪阁》诗2首和《沁园春·三荣横溪阁小宴》3首。可惜当年名胜今已荡然无存。

在政治上有卓见、军事上有韬略、文学上有才华的陆游却屡遭打击，壮志难酬。他从首府临安，调到要塞镇江，后由南郑至荒城荣州，越调越边远。在此际遇中，慰藉他的就只有一种东西——酒。“浊酒一尊和泪斟”（《沁园春·三荣横溪阁小宴》），“我虽流落夜郎天，遇酒能狂似少年”（《醉中怀眉山旧游》）就是诗人当时的写照。那时陆游喝的酒，是荣州所产的土酒。究竟是什么酒呢？“郭筒味醪愁濡甲，巴曲声悲怯断肠”（《城上》其一）。郭筒酒就是竹筒酒，可见当初荣州人喜欢酿制竹筒酒。“行当系缆柳阴下，仰听莺语倾香醪”（《斋中夜坐有感》）。香醪，即今天的醪糟，这是荣县百姓至今喜爱的一种低度“糯酒”。“鹅黄名酝何由得？且醉杯中琥珀红”（《城上》其二）。鹅黄名酒，本系广汉酿造，诗人自是无法得到，他只能饮荣州产的酒。因“荣州酒赤而劲甚”（《城上》其二自注），故叫“琥珀红”。

在《沁园春·孤鹤归飞》中，诗人写道：“吾何恨，有渔翁共醉，溪友为邻。”他把荣州比作世外桃源，这固然是诗人在苦痛中不能自拔、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，但也确是他爱上荣州瑰丽山水和淳朴父老的见证。正因如此，他把妻儿也接到这里，准备定居下来，安度余生。可是，身不由己，没过多久，“急急文书动驿尘”（《乙未元日》），“除夕得制司檄，催赴官”（《丹碧未干人去，高栋空留句》）（《桃源忆故人·应灵道中》），只不过在荣州逗留了70日，就不得不匆匆而过，发出“临去画楼频倚，何日重来此”（《桃源忆故人·并序》）的喟叹。

陆游在荣州短暂生活了70天，由初来时的痛苦悲凉到逐渐爱上这里的风物人情，并打算将这里作为栖息之所。虽然成都之任又燃起他报国图强的激情而永别此地，但他的30多首诗词却永远留给了荣州人民。

文图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